

集劇詰幕獨

白德美紀念出版社主編

新青年戲劇叢書之三十

獨幕諧劇集

(一)

王余
湯秉
作 昭



慈幼印書館發行

目錄

醉後……………王湧作……………五

半小時的軍官……………余秉昭作……………三二

糊塗軍令……………余秉昭作……………五一

醉後

(獨幕諧劇)

王湧作

人物：

賈登爵

賈登祿

祁若望

葉隆年

安伯祿

佈景：

一間書房，一壁爲臥室，圍以帳幔，左右各開一門，房中置應用器具，面盆內成水、手巾、肥皂、鏡子等……房深處置一粗大的棍子，必須令觀衆能看見；兩張椅子，椅上放賈登爵和葉隆年兩人的衣服，就是短衫，領巾、大衣、以及兩雙污穢不堪的皮鞋，一張枱，上放一瓶及一杯。

第一節

(祁若望，賈登祿)

祁：(帶用報紙包着的絨衫入) 可以進來麼？……了不得，現在已九點鐘了，大少爺還沒有醒來……呀！對了，昨晚他有點不舒服……不要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做我的工作。哪！這件是他昨晚叫我今天拿給他的絨衫，

(打開新聞紙包，把絨衫放在一張椅上，接着讀那張報紙) 噢！原來是一張天光報。(注意：可用演戲地區一份著名的報紙) 讓我藏起來，慢慢一定會用得着它，現在我該刷刷大少爺的衣服，這樣，他醒來時……

祿：

(從右入) 大少爺醒了麼？

祁：

還沒有——大少爺真是懶惰得很。

祿：

喂！說話要小心點。

祁：

二少爺，是！我該叫醒他麼？

祿：

不——昨夜他頭痛得非常厲害……唉，你已經把絨衫拿來了麼？

祁：

已經拿來了。

祿：

唉，若望，還有一件事，你該去找安伯祿前晚借給我們用的那把雨傘。

祁：

那把是安伯祿的雨傘？

祿：

是藍色的，手柄上刻着一個狗頭的……快點去找，安伯祿的僕人在這裡

等待拿回去。

祁：

二少爺，我現在要刷衣服、擦皮鞋……

祿：

刷衣服、擦皮鞋可以後來做。

祁：

假使大少爺……

祿：

你回嘴？快點去尋找雨傘來！

(從右出)

祁：真討厭，什麼雨傘不雨傘，狗頭不狗頭，不要理他，讓我刷了衣服再說。
。（從椅上取了衣服）大衣、短衫、皮鞋這樣污穢！褲子呢？爲什麼不見了褲子？（尋找時說）那裡又有一雙髒的皮鞋，又一件大衣，又一件短衫，可是沒有褲子，奇怪了……哈！哈！啊啾（打噴嚏）可惡的
啊啾……手怕手怕，（在自己的衣袋中亂找，找不着，就取大少爺衣袋中的時髦手巾來拭鼻子說）有了，有了，這樣的手怕真好，真香！

第二節

（賈登爵，祁若望）

爵：（在帳幔後面說）那個在清潔鼻子？

祁：啞！大少爺醒了……（聽見賈登爵問那個……就向手怕一看，忽然記起是主人的手怕，於是作驚慌狀說）呵，這是大少爺的手怕……那……怎樣？

爵：（大聲）喂，那個！

祁：不好了，不好了，走吧！（帶了二雙皮鞋出）

爵：（從帳幔中伸出頭來）沒有一個人，可是我親耳聽見的……啞，天亮了……（走出來找褲子）我的褲子到那裡去了？喂！臭魔鬼，你給我放……

在那裡？（向身上看）……啞，原來在我身上，奇怪了，難道我穿了褲子睡覺的？……（作思想狀）啞，我現在記得了，昨晚我喝醉了酒……不知闖了什麼禍？盼望我的弟弟不知道，不然又要給他罵個不停了，啊！口渴，（拿起瓶來喝水）昨晚，啞，昨晚真算享福了，什麼酒都喝過了；高粱，花雕，老酒……咖啡……不，不，咖啡不是酒，哎！口渴，口渴。（如前喝水）我記得昨晚在我左邊有一個音樂師，右邊有個唱歌手，唱了一首時代曲，唱得很好聽……以後呢？……以後我記不起來了，大約那時已經喝醉了，好像還吃了一碟狗肉的東西……對了，對了，那味道真像是狗肉……那麼，後來我怎樣回家的？……啞，好像經過街頭，可是我的家是在××學校右隣（注意：可用演戲地區，後仿此）怎樣要經過牛頭街呢？奇怪了，奇怪了！（看時錶）已是九點半，快點穿衣服吧！（帳幔中發生鼾聲）呀，有人鼾，（又是一陣鼾聲）奇怪，怎麼鼾聲出在我的房中？（走向帳幔，可是因登錄入內，立刻止步）

第三節

（賈登爵，賈登祿）

祿：（入時）你起身了！

爵：（自說）我的弟弟來了。

祿：你早。

爵：不要高聲。（自說）不要吵醒了他。

祿：爲什麼不要高聲？

爵：不爲什麼。啞！你到公園去散步麼？

祿：到公園去散步？你衣服還沒有穿……怎麼？你的面色這般灰白……你覺

得不舒服麼？

爵：是……我真有一點……

祿：那麼，再去睡吧！（叫僕人）若望。

爵：不要這樣高聲！

祿：（向帳幔走去）我叫若望來把牀整理一下……

爵：不必，不必……現在好了……以前我的小腿抽筋……現在好了……我們

就去散步吧！

祿：（自說）奇怪，今天我哥哥有什麼事情呢？（高聲向他）我問你一件

事，你看見那把有狗頭的雨傘麼？

爵：雨傘？狗頭？我……不看見……（自說）是了，給我帶到飯店裡去，

大約又忘記在那裡了。

祿：那末快點，今天你應當去做安伯祿兒子的代父，我去預備子膳，你快點穿衣服。(出)

爵：(急急走向帳幔) 先生，少爺，公子……快點出來……

第四節 (葉隆年，賈登爵)

葉：(在床底下說) 啞，啞，(鑽出來也是已經穿着外褲的) 那個叫我？

爵：什麼？你在床底下做什麼？

葉：我在你床底下？那麼，這裡不是我的家麼？

爵：那裡是你的家？這是我的家。

葉：我的家是在牛頭街的。

爵：快點說，怎樣你在我床底下的？

葉：先生，我要反問你，你有什麼權柄，把我關在你的家裡，而且又把我放在你的床底下？

爵：笑話，你反來問我？

葉：我一定要你說出，怎樣我在你床底下的，而且要快點說！

爵：我不知道！（自說）這畜牲從那裡來的？

葉：口渴呀！（見水瓶立刻取來喝）

爵：請用！請用！（忽然）呀，對了……先生你昨晚是不是在東亞飯店裡喝過酒？

葉：我麼？不錯……但是關你什麼事？

爵：那末，你是一位酒仙……我也是……

葉：呀！原來……

爵：二位都是酒仙……這樣，那個悶葫蘆就容易揭破了。

葉：（張目四顧，自說）從器具裝飾上看來，他該是一位有錢的人。

爵：（也自說）奇怪極了，他的鼻子紅得要命，不知是做什么行業的？（向葉大聲說）喂！究竟你怎樣會來到我牀底下的？

葉：哦！我怎知道？不過我老實說給你聽，昨晚從食狗肉以後，我的明悟已經不在人世了，飄飄然羽化而登仙去了……

爵：對了！對了！我也這樣，從食狗肉以後……

葉：後來我們怎麼樣？

爵：那個知道？你去問酒鬼……我現在發覺我忘記了一把刻着狗頭的雨傘在飯店裡。

葉：我麼？我忘記了一條手帕……不知我闖了禍沒有？
爵：口渴，口渴。（飲水）
葉：我也口渴得很，不要喝完了，讓我喝一點吧。（搶來飲）
爵：既然大家都是酒仙，酒仙難得遇見，我們就一起用早飯吧！
葉：這事於我當然沒有什麼難處！
爵：那再好沒有了。（自說）這位酒仙的鼻子紅得不得了！

第五節（祁若望和前人）

祁：（帶了兩雙已擦亮的皮鞋入來，忽見葉，自說）奇怪！忽然多出一個紅鼻子的人來了！（大聲）大少爺！
爵：什麼事！
祁：皮鞋擦好了！
葉：好。
祁：衣服也刷過了！（自說）這個紅鼻子從那裏來的？
葉：現在你去預備三套食具，因為我有一位朋友來了。
祁：大少爺，知道了！（自說）這個紅鼻子原來是大少爺的朋友！（出）

爵：（坐下穿皮鞋說）等一會兒，我就把你介紹給我弟弟，不過要小心，不要說出我們昨晚在象亞飯店裡的事情。

葉：（也坐下穿第二雙皮鞋，說）那當然。（自說）皮鞋怎麼這樣緊的？莫非因潮濕縮小了麼？

爵：（自說）怎樣？我的皮鞋這樣寬的？大約因潮濕漲大了。（穿好了，向葉說）喂！你是作什麼行業的？

葉：從前我在百貨公司做事。（穿好皮鞋，又穿裳衣）

爵：是司理麼？

葉：不，我是……

爵：主任麼？

葉：不，我是……

爵：究竟是什麼？

葉：我……我……我是廚司。

爵：（自說）倒霉！原來是個火頭軍哩！

葉：請你借一把剃刀給我，我要刮鬍鬚！

爵：剃刀還沒有麼！

葉：那末快點拿早飯來，吃完我就要馬上動身……

爵：到那裏去？

葉：到蔣人館找新的頭路去。啞！又奇怪了。（看着烏黑的雙手）

爵：（向他望一望，也自說）現在叫我怎樣對待這火頭軍呢？

葉：奇怪，你的手同我一樣……

爵：我的手有什麼？

葉：你自己看！

爵：（看）怎樣的？這是怎麼一件事？（在袋中亂摸，摸出一塊煤炭來）

煤炭！怎樣會在我的袋中。

葉：（同樣……）耶！我也有煤炭在袋中！

爵：對了，對了，一定是昨晚我們醉後，跑到煤炭店裏去了！

葉：真是笑話！

第六節

（賈登祿，祁若望和前人）

祿：預備好了麼？（輕聲向賈登爵）這是那一位。

爵：（輕聲答）這是一位律師。

葉：（輕聲向賈登爵）給我介紹吧！

爵：（大聲向賈薛介紹）弟弟，我給你介紹：這位是葉隆年先生。

葉：我是……

爵：（輕聲向葉）不要說話。

祿：|葉先生……

葉：先生……

祁：（帶著作早飯用的東西進來）兩位少爺，早飯預備好了。

爵：那末，請大家入座吧！

祿：（輕聲向爵）你已經請了他麼？

爵：（輕聲向祿）不必，他是我的知心朋友……不過銀器不要給他看見。

祿：爲什麼緣故？

爵：請他入座，請他入座！（大家入座用餐，祁在旁服事）

葉：這湯燒得一點都沒有味道，好好的東西這樣燒法。

祁：什麼？你認什麼？

葉：我不是驕傲……我燒的湯……

爵：（輕聲向葉）呆子，不要作聲（取湯給祿）你要麼？

祿：多謝！他都沒有味道，那我不要了！

葉：我燒湯的時候，就切幾片洋山芋，放一些蒜蔥頭，油呀，酒呀，醋呀。

祿：（自說）原來是一個廚司，說什麼律師（向祁）今天的報紙呢？

祁：（自說）倒霉了！今天的報紙，我借給隣家陳老伯了……啞！有了，拿

今朝包衣服的報紙給他看吧。

祿：喂！報紙在那裏？

祁：哪！在這裏。（從袋裡取出早晨包衣服的報紙給他）

爵：（因見葉倒酒，問他）你又要水麼？

葉：萬萬不要……我是酒仙！

爵：（自說）對了，原來只飲酒，所以連鼻子都飲紅了。

祿：（讀報）哎喲！有這樣兇惡的事！

爵：有什麼事？

祿：你們聽好！（讀報）本市昨晚發生一件慘案，一個滿身劍傷的煤炭行少

年工人的死屍，在牛頭街上被人發見……

爵：啊唷唷……給我一杯酒！

葉：也給我一杯酒……

祿：（再讀）兇手大約有兩個。

爵：兩個殺一個，不算英雄，怎麼這酒一點沒有味道？

祿：（讀）警探已找到了眉目，而且已在追蹤……

爵：好！

祿：（讀）一把柄上刻着一個狗頭的藍色雨傘，就是追蹤的線索……

爵：啊唷唷……

祿：（讀）這把雨傘是在死屍身旁找的，臨近還有一袋煤炭……

爵：煤炭——啞！（看自己的手）

葉：（也看自己的手）

祿：你們有什麼？

爵：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藏起手來）

祿：先生，請用這塊肉。（取碟給他）

葉：多謝！多謝！吃夠了！

祿：（向爵）你要麼？

爵：我也吃飽了。

祿：若望，拿咖啡和玫瑰酒來。（祁出，向爵）給我一杯酒吧！

爵：我不能，我又抽筋了。（藏起手來）

葉：奇怪，我也同樣抽筋了。（也藏起手來）
祿：（自說）他們有什麼事情？……爲什麼藏起手來？

第七節（前人，少了賈登祿）

祿：（帶着咖啡和玫瑰酒）二少爺，安伯祿先生在客廳等候你。

葉：我就去。（與祿出）

祿：那麼？（伸手，看看葉）

葉：那麼？（伸手，看看祿）

祿：那麼？兇手一定是我們了！

葉：嚇死我也！

祿：怕死我了！

葉：可憐那個工人……

祿：可憐那個少年人，就此一命嗚呼！

葉：現在不如洗洗手吧！

祿：對啦！快點！（取有水的面盆，放在台上，二人一起洗手）快點洗手

，把一切殺人的記號消滅了才好。

葉：當然，好人的手不該有污點的。
爵：可是良心上的污點呢？
葉：那是看不見的。
爵：不錯……醉後那個還有良心……

第八節 (賈登爵，安伯祿和前人)

祿：安先生，請，請，請進來…… (向爵、葉) 你們在做什麼？

爵：我們……我們…… (不敢說)……

葉：我們洗手。

祿：(向爵) 昨晚你出過門麼？

爵：我？不，不，不！

葉：可是若望給我說：你的皮鞋污穢得很。

爵：不，不，不，皮鞋污穢，我不知道……我是昨晚五點上床的，因為頭痛的緣故，你也知道……

安：五點鐘上床……那又奇怪了！昨晚十二點鐘在街上。我還遇著你，那時你正和這位先生……

葉：不是……不是……你眼花了。

安：一定是你……我這雙眼是頂銳利的，從來沒有眼花過。

爵：（自說）不好了，他是一個親眼看見的証人。

祿：昨夜十二點遇見他……在那裡？

葉：不是，不是……他又眼花了。

爵：在電車路上遇見的……

安：什麼電車路？明明是牛頭街。

葉：啊！牛頭街。

安：當然，我還遠遠地跟着你們……

葉：哎喲……跟着我們！（二人幾乎急得跳起來了）

祿：做什麼？發瘋麼？（向爵）快點穿了衣服去做代父。

爵：對了，對了……我去做代父，我要笑那些來捉我們的警察。

祿：究竟你做什麼？……真的發瘋了麼？（向安）安先生，請來！

爵：（穿衣服時說）洗手還是沒有用的。

葉：可恨那東西跟着我們！

葉：牛頭街的慘劇呀！（二人相抱）

安：（忽然入來）你們還說沒有什麼事情？唔！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不過因你弟弟的緣故，我不說出來……

醉：什麼事？

葉：你還有什麼事？

醉：（由內大聲）安先生，請來！

安：你們兩個是惡人！（出）

醉：兩個惡人？

葉：他完全知道了，我要死了。

醉：我活不成了！（走向枱前取玫瑰酒飲）

醉：你做什麼？

葉：我要灌醉自己。

醉：好法子，我也來灌醉自己吧！

葉：哪！（拿酒給他）

醉：這是玫瑰酒。

葉：管他做什麼！（摸自己的衣袋，摸出一隻鞋來）哪！只有一隻鞋子，真

奇怪！

爵：一定是被殺的那個青年的鞋子，……又是一個鐵証。

葉：那怎樣辦呢？

爵：把他吃下肚子去！

葉：怎麼吃法？不如拿去燒了吧！火呢？火在那裡？

爵：（指左邊）在廚房裡。（看手）哪，手又黑了。

葉：（也看手）哪，我的手也黑了！

爵：水，水！

葉：肥皂，肥皂！（同上次一樣去洗手）

第九節（賈登祿及前人）

祿：喂！沒有預備好麼？

葉：不准進來！

祿：還在洗手？怎樣你們老是洗手？

葉：（把水盆放回原處）

爵：今天是我的瞻禮，所以我……

祿： 賒什麼禮？快點，人家都在等你！

爵： 讓我拿帽子！

崇： （自說）讓我到廚房裡去燒鞋子，（取酒瓶）用這瓶酒來好好地把我灌

醉了吧！（由左出）

爵： （自說）讓我到航空公司買飛機票去，一點鐘後，我就在天空中了……

……哈！哈！（出）

祿： （自說）總之，我一點也不懂，我哥哥好像發瘋了！

第十節 （安伯祿和賈登祿）

安： 賈先生！

祿： 呀！安先生，請進來！

安： 我請求你一件事！

祿： 請說！有什麼事？

安： 錢財的事情！

祿： 唉！對於錢財，我不能做主，你知道當家的是我大哥！

安： 爽快點講吧！我欠人家一千元，該當……

祿：該當還人家，是不是？
安：就是了，請賈先生……
祿：向我哥哥商量吧！

第十一節 (賈登爵和前人)

爵：(在裡面) 可惡！可惡！

祿：哪！我哥哥來了。

爵：(入來時，顯出驚訝狀，自說) 可惡！可惡！

祿：哥哥！

爵：(忽然發覺，自說) 我弟弟在這裡，不可給他知道我的驚慌。(跳躍)
噫！今天我真快樂。

祿：那再好沒有了……安先生想同你講幾句話。

爵：(自說) 安先生，慘紫的見證人，啊唷唷！(向祿) 那麼，請你出去一會兒罷！

祿：我麼？

爵：是……一會兒……

祿：我就去。（出）

爵：現在只有我們兩人了，你就說罷，不過要輕聲一點……

安：輕聲說話麼？

爵：是！

安：爲什麼？

爵：因爲……噢，昨夜我闖了禍……

安：怎麼樣？

爵：你親眼看見了嗎？

安：當然……我一直跟着你們，你們用我那把雨傘，見人就打，見物就掃。

爵：可憐我！

安：你們醉後，做出來的，實在厲害……

爵：可憐我！實在這次還是第一次……

安：我想你弟弟一點還沒有知道……

爵：可是……上天已經知道了。（手指天）

安：真可憐！

爵：安先生，我請求你一件事！

安：我也有一件事！

辭：我想你一定不願意同我結仇恨的，是麼？
安：你說那裡話？
辭：那末，幾時法官問你，你那把雨傘借給了那個？
安：叫我怎樣回答？
辭：你回答他說，遺失在公共車上了。
安：這有什麼意思？
辭：你不要管！
安：我實在不明白！
辭：我明白就夠了。呀，多謝！（握安手）
安：賈先生我也有一件事情求你。
辭：請說，現在我要完全應允你。
安：哪！唔……是……是錢的事情！
辭：噢！錢！（自說）我知道了，他要向我敲竹槓。（大聲）唉！可以，不過要容氣一點……
安：一千元。
辭：（十分喜歡）只要一千元？（自說）真算容氣。（向安）我就給你吧！
安：你真大量！

爵：可是你應該發誓保守秘密！

安：保守那一件事的秘密！

爵：哪！昨夜那件事情。

安：可以，可以，除了我母親之外，誰也不給他們說。（出）

爵：除了他的母親之外？算了，算了，她是本市第一等長舌婦，她那裏會保守秘密，日後警探一定要把我抓到法庭去。啊唷唷！我要死了。

第十二節 （祁若望和賈登爵）

祁：（自右入，自說）大少爺的朋友，嗑得酩酊大醉了！全瓶的玫瑰酒，給他一人飲完了……現在開始燒一隻鞋子，還在痴頭痴腦的哭那隻鞋子哩

第十三節 （葉隆年及前人）

葉：呀，可惡！可怕！

爵：不要出聲！有僕人在這裡。（向祁）你出去。

祁：知道了！（自說）怎樣我的主人，忽然變得怕人怕鬼。（出）

葉：真是可惡，可怕！

爵：有什麼可怕？

葉：那隻鞋子。

爵：那隻鞋子怎樣？

葉：我把它放在火中，它一味的叫喚，好像他的主人在被殺的時候一般。

爵：現在燒完了麼？

葉：完了。

爵：那麼，再沒有證據了！

葉：再沒有證據了！

爵：（自說）可是！他吃醉了酒，一定會講出破綻的，讓我也把他結果了吧……那邊有一條木棍……對了，真好用着它。（手指那木棍）在他頭上打頓棍子，就可結果他了。（取報紙給葉，向他說）拿這張報紙，坐在椅子上讀吧！

葉：讀給你聽麼？

爵：是，是！（自說）等他讀得高興的時候，一陣棍子，叫他回地獄去！

葉：好！（同時爵去拿棍子，想舉起來打下的當兒，給葉發覺了）你拿棍子做什麼？

辭：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要運動筋骨。

葉：（讀）今天市政府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廿八週年……

辭：你說什麼？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廿八週年？

葉：你叫我讀新聞，我就讀出來，有什麼不對呢？

辭：今年是中華民國卅八年了！（細看那報紙）這是十年前的報紙呀？

葉：十年前的報紙？那末牛頭街那件慘殺案呢？

辭：那末，是十年前的事，不是我們做的了。（丟了棍子，跳着說）好朋友，我現在真是快樂了，心上的一塊大石頭也跌下來了。

葉：可是我頭痛得很，我要睡覺！（就到辭的床上睡，把帳幔拉好）

第十四節（賈登辭和賈登祿）

祿：大哥，昨夜你做了什麼？

辭：我也想問你……葉隆年先生，你說對不對？（找葉）呀！他不見了。

祿：我來給你說吧……你昨夜又到飯店裡去買醉了。

辭：我？

祿：不是你，難道是我嗎？

爵：我？

祿：那！這就是你醉後的益處，東亞飯店司理，方才把你在醉後打破了東西的賬目寄來了。（讀）十隻碗，五隻碟，十二瓶酒，十只酒杯……一隻鞋子。

爵：我現在懂得了！

祿：總共二百元……

爵：那末每人一百元，葉隆年，你在那裏？

祿：那時候，他們看見你們鬧得厲害，因此把你們關在煤炭房裡……

爵：原來如此……（取袋中的煤炭）哪！所以我袋中有這些東西……

祿：真可笑！（忽然聽見鼾聲）那個鼾的？

爵：豈有此理，我房中又出一隻醉鬼了，（開帳幔，見葉睡在自己的床上

便大聲說）……可惡，把我的床當作你的床子麼？拿棍子來……（

忽然）不，不，我有一個好計劃……（叫僕人）若望！若望！

第十五節（祁若望和前人）

祁：大少爺！

爵：（指葉說）你看見那堆東西麼？

祁：那個是人！

爵：那個不是人……是一堆東西……等我們去了之後，你在他的背上，貼一張紙條，上面要寫：「葉伙計，送交荐人館，是易醉的東西，請留心。」然後用貨車把他送走……

祁：車費呢？

爵：那邊接他的人，自會出車費的……我因這個酒鬼，今天不知費了多少錢，還給他一頓飽飯，一瓶玫瑰酒……還有……還有把我嚇得滿身冷汗，幾乎把我嚇壞了！

——完——

半小時的軍官

(獨幕諧劇) 余秉昭作

人物：

歐方陶 (軍長 三十五歲) 賴蒙年 (勤務兵 二十二歲)

高定祖 (客人 五十歲) 高精衛 (祖之子 十四歲)

佈景：

富貴人家的客廳

第一節 (歐方陶，賴蒙年)

(賴蒙年在一角兒掃塵，然後又拿一個鞋刷擦一套軍服，不時停止工作，張大口，點點頭，聽歐方陶說話。)

歐：

(忿怒地揮動着一封拆開了的信) 假如我周遊世界，相信再也不能找到一個像我父親這樣的人了。他在廬山跟一位湖南人結交，不管好歹，把我的地址告訴他，而且還叫他到我這裡來住一個月。假如單是一個人還好，偏偏來的又是父子兩人；若是再帶來一條狗，那他們就恰好組成一個家庭了。

賴：

真的不錯。

歐：
住宿的地方當然有的；可是，不相識的人，在收留他們在我家裏之先，要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前次來的那人的用人，把我的東西偷去了。這次不得不特別小心，信上說他們今天搭飛機來，（作尋時錶狀）現在什麼時候了？

賴：（用鞋刷拍肚子）報告軍長，是吃早飯的時候了。

歐：（發怒）混帳東西，只曉得吃。

賴：是的，軍長！

歐：（看錶）已經十點鐘了。不久他們就到了。（焦急的踱來踱去）

賴：（一面擦衣服，一面扮鬼臉偷看主人）

歐：喂！你做什麼？你不覺得房裡冷得水也快要結冰嗎？

賴：報告軍長，我正在替你擦軍服，弄得滿身是汗。

歐：爲什麼你用鞋刷來擦軍服？

賴：因爲軍服上的灰塵太多呀！

歐：我知道，但也不該用鞋刷來擦呀！畜牲。

賴：軍長！是的！

歐：（怒氣稍平）趕快生火，你沒有見到火爐已經熄了火嗎？（生氣）天氣這末冷，你却讓火爐的火熄了，畜牲。

賴：軍長！你說的很對。不過我今早做了很多事情啊！預備三個人的早飯，

擦軍服，還帶那隻貓，那隻狗……

歐：住嘴！你只需回答我的問話。

賴：好吧！我忙得很……

歐：住嘴！回答我的問話。

賴：（自語）究竟我該回話還是該住嘴呢？

歐：你預備好歡迎客人的事情沒有？

賴：（閉着嘴，只是點頭）

歐：那麼，都照我吩咐的做了嗎？

賴：（點頭）

歐：你啞了嗎？你的口不會說話嗎？

賴：不，我沒有啞，是你叫我……

歐：（怒罵）畜牲！

賴：軍長，是的！

歐：快去生火！

賴：是的！（立正，開步走，又向後轉）報告軍長，你叫我擦的軍服呢？

歐：拿到我的房間去吧！

賴： 是的！（下）

第二節（歐方陶）

歐：（自言自語）對待兵士是必要這樣的，和他太親近就糟了……好，那兩個客人就快到了，他們是怎麼樣的人呢？我一定先要認識明白……（尋思）啊！有了，就這樣吧！這樣再好沒有了……馬上實行。

第三節（歐方陶，賴蒙年）

賴：（入，向正門走去）

歐：賴蒙年，往那裡去？

賴：去取柴來生火？

歐：不要去了，我現在不覺得冷了。

賴：（自語）不要去，更好。

歐：到這裡來。

賴：（驚慌地向歐方陶身旁走去）

歐：再來近些……休息一會兒吧！

賴：（自語）軍長在耍什麼把戲？

歐：我要試試你的信用。假如你能夠忠實地做事，我永遠要你服侍我。

賴：（自語）不敢當，多謝你的厚意了。

歐：你在咕嚕什麼？

賴：沒有什麼，我不過要說很感動……很感激……

歐：不要說廢話。

賴：是的！軍長。

歐：你快到我的房裡，穿上我的軍服，然後再回到這裡來候命。

賴：軍長，叫我穿你的軍服？你和我開玩笑吧！

歐：（嚴肅地）什麼？長官也和你開玩笑嗎？

賴：（瑟縮地）軍長，不會的。

歐：那末，快去吧！

賴：去那裡？

歐：去穿我的軍服呀！畜牲！你知道兵士是應當絕對服從的。

賴：軍長，是的，要絕對服從，我應當絕對服從。但是……

歐：不要說什麼「但是」，我不要聽「但是」；是我叫你做的，怕什麼？你

不去，我喊口令叫你去。（喝口令） 立正！

賴：（作立正姿勢）。

歐：（喝口令） 向後——轉！……你真是一隻笨豬，枉你還當了三個月士兵，連向後轉也不會。

賴：（風車般向後轉）。

歐：（喝口令） 目標：我的房間，開步——走！

賴：（操着軍隊步法，滑稽地下）

歐：（厲聲說） 限三分鐘要把軍服換好，把你換下來的衣服放在我的床上。

第四節（前人）

歐：（自語） 哈哈！假如那兩個客人是有禮貌的上等人，我就留他們住宿，

不然，就叫賴蒙年帶他們到旅店去好了……喂！賴蒙年，三分鐘過去了（穿着軍服上） 軍長。

歐：（微笑） 很好！模樣兒很像，你在這裡等一會兒，我再教你怎樣應付客人。（下）

第五節 (賴蒙年)

賴：(待歐去後，模仿歐的樣子和聲調說)『很好！模樣兒很像，你在這裡等一會，我再教你怎樣應付客人。』啊！不知軍長竟弄什麼把戲？真古怪，我像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對鏡欣賞自己)我多麼漂亮，真像一位軍官！假如祖母現在見了我，真要快活透了，啊！最好拍一個照相寄給她……

第六節 (歐方陶，賴蒙年)

歐：(穿了賴蒙年的衣服上)小猴子，你在做什麼？
賴：(慌張地)報告軍長！我沒有做什麼。
歐：我問你，剛才做什麼鬼怪？
賴：鬼怪……軍長，我沒有什麼，不過想起一些傷心的事情吧了！
歐：這裡來，留心聽我講話。
賴：(談話地上前數步)

歐：再過一會，有兩個人來這裡，一個是老人，一個是青年，老人名叫高定

祖；你試試說說這個名字，高定祖。

賴：元太祖。

歐：蠢才！不是元太祖，是高定祖，對你認一千遍也沒有用，他的兒子叫高

精衛。

賴：高精怪。

歐：混帳！是高精衛，你没有腦筋！

賴：啊——高精鬼。

歐：呸，精衛，不是精鬼，我再教你怎樣應付客人。

賴：是的，我知道。

歐：（發怒）你知道，你知道什麼？

賴：不，我不知道。

歐：等一會，你來做上司，我做你的僕人。

賴：（歡喜地）真的嗎？真好，真寫意！

歐：在半小時內，你要做我的上司，我做你的僕人。

賴：（自語）半小時，太少了。（向歐）只有半小時嗎？

歐：不要多說，聽我親下去。

賴：（自語）也好！半小時內，讓我來收拾你。

歐：現在，假定我就是那父親高定祖，跟在後面的就是那兒子高精衛……

賴：軍長，你有兒子嗎？你的太太呢？

歐：蠢東西，我說過，這是假設的。

賴：啊！是的！是假說的，軍長。

歐：所以應該假設我有一個兒子，他的名字叫什麼？

賴：叫高精怪。

歐：叫精衛。

賴：呀！精衛。

歐：我對你說的每一句話，你都要留心記好，不然，我要罰你十五天坐監，做長工。

賴：軍長，是的，我要當心。

歐：好！你要迎接兩位客人，一個父親，一個兒子。

賴：啊！兩位客人，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一共不是四個人嗎？

歐：畜牲，我說的兩位客人，就是那父親和兒子呀！

賴：明白了。

歐：你要好好地記着，不然，要……

賴：要十五日坐監，做苦工。

歐：對了！你招呼他們之後，就可以命令我搬上椅子，你先坐下，坐在他們父子當中，然後和他們寒暄幾句，隨便談話；但態度要粗魯，對我要大聲呼喝。

賴：（得意洋洋）好像你平日待我一樣嗎？

歐：不，傻子，那就太過分了。

賴：（背着歐扮鬼臉，表示有報復的機會）

歐：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賴：明白了。

歐：現在你先到火爐生火吧！

賴：到火爐去，不是要把這軍服弄髒了嗎？

歐：不要緊，髒了一洗便淨了。

賴：穿軍長的軍服，拿一捆柴去生火，這成什麼體統。（下，一會兒，拿

一捆柴上，到火爐邊蹲着生火。）

歐：等一會，人客來了，你要好好地扮演，不然，小心……（電鈴聲）啊

！他們來了，賴蒙年，照我剛才說的實行吧！

賴：好！你現在是我的僕人了……

歐：快去開門！

賴：你去開門。怎會做上司的去開門！

歐：你說的對。（欲去開門）

賴：等着，（從歐口中奪去雪茄）做僕人怎能吸煙，在官長面前吸煙，更

是不成話語……快去開門。

歐：（瞠目，微怒）什麼？（復又微笑）果然，扮得不錯。（下）

第七節（賴蒙年）

賴：這會兒，我要叫你知道受人虐待的痛苦；在這半小時內，我要發洩三年來受你虐待的鬱氣。

第八節（歐方陶，賴蒙年，高定祖，高精衛）

歐：高先生和他的公子到了。

賴：請進！請進！有！高世伯，有！高世兄，我……我問候你們，我……很有禮……

歐：（自語）糟糕，怎有這樣的禮節！（在客人後面打手勢，向賴示意請

客人坐。歐不明白也照樣打手勢。）

衛：（詫異地，向賴）歐軍長……

高：今天能夠得到和歐軍長見面，真是榮幸。

賴：是的，你們真是有福氣。

歐：（做出生氣的樣子，後來又失笑）

高：令尊曾說過給信你，介紹我們到府上來……

賴：啊！是的！家父來信說過了。（向歐）畜牲！站在那裡做什麼？客

人來了，還不拿椅子來。趕快，畜牲！

衛：（低聲向高）你看他多麼虐待下人，差不多兇惡得和魔王一樣。

歐：（把椅子拿來，暗暗的在賴的臂肉上扭一吓）先生，請坐！

賴：哎哟！

衛：歐軍長，什麼事？

賴：沒有什麼，不過偶然抽筋吧了。兩位請坐！

高：放肆，放肆。（二人坐下）

衛：

賴：（先坐在高的身旁，突然又起立，跑到高和衛的中間）對不起，我應坐

在中間，……因為……因為……

高：對的，你還是坐在這兒的好。

賴：（向歐）豈有此理，屋子裡冷得這樣厲害，還不生火？畜牲，立刻去生火，然後預備早飯。

歐：（暗自偷笑）

賴：高先生，我們彼此可以商量，慢慢談話，這樣一步一步的說起話來。

高：（愕然）歐軍長，你說的是什麼話。

賴：是的，高先生，我很願意跟你們談話，你們跟我商量一切，我要盡我的能力使你們十分滿足。

歐：（自語）這傢伙不曉得說出些什麼話來了。（高聲）早飯預備好了。

賴：你這蠢東西在吵什麼？豈有此理，在客人面前大叫大嚷，沒有一點禮貌，快聽我的口令：「立正，向後——轉——」照口令呀！你當了三個月兵，還不會向後轉。蠢豬，再來一次吧！「向後——轉——」！你站着不許動，否則罰你二十天坐監，做苦工……

衛：歐軍長，你對待你的兵士，似乎太嚴厲一點了。

高：是的，歐軍長，太嚴厲一點了。

賴：嚴厲麼？這還不算嚴厲呢！你還沒見過他怎樣對待我們這批新兵呢！
衛：新兵？

賴：是的，新兵……我們怎樣受罰，你可以問他。喂！蠢才，我說得對嗎？
歐：（微笑）是的！

賴：你們聽吧！有一天，我要把我的軍裝穿上這隻驢子的身上，拿他來消遣消遣，假如你知道了，看見了，一定要笑破肚皮，是不是呀！小猴子。
歐：對的。

賴：好，現在，我的話說完了。（喝口令）「稍息！立正！向後轉！開步走！——快拿早飯去。」

歐：（照着口令動作，下）

賴：（到桌子旁坐下）先生，請到這邊坐吧！我們吃些早點，我已經餓透了
歐：（捧早餐上，不慎把賴的衣服弄髒）

賴：笨牛，你亂撞什麼？看，把我的衣服弄髒了。真是豈有此理。（拿起餐點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衛：（向高）這位歐軍長真的太粗魯了。

高：（示意不要出聲）

賴：你們有什麼事情嗎？好像很不舒服的樣子，為什麼不吃東西呢？

衛：不，爸爸……

高：不，沒有什麼，我們在路上坐船坐車，頗覺辛苦……

賴：啊！那末，休息一會吧！（高聲叫）賴蒙年，帶馬先生……

高：我不是姓馬，我姓高。

賴：啊！是的，姓高，其實姓高姓馬又有什麼關係！

歐：（自語）這糊塗蟲，我真要打他一頓。

賴：（向歐）快領高先生到我的房去，給他睡衣，讓他休息……快去，還在

看什麼？

歐：是的，我立刻去。（高興歐下）

第九節（賴蒙年，高精衛）

賴：（得意地走近衛）王世兄，我們隨便談談吧。

衛：我姓高，名叫精衛。

賴：呀！對了，高精衛，我們不要客氣，你有什麼要跟我談的嗎？

衛：歐軍長。

賴：你叫誰？

衛：你不是歐方陶軍長嗎？

賴：呀，是我。我忘記了，我現在是歐方陶。

衛：你現在是？爲什麼？剛才你不是嗎？

賴：不，不，是我，我是歐方陶，你要想和我說什麼呢？

衛：我本來想問你，我們到這裡來，在你是很覺意外的吧。

賴：意外？是，意外，真意外極了。

衛：在旅行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令尊，我們對他說要到北平，他就介紹我們到府上來，我們打算在這兒逗留一個月，消遣一下，不曉得歐軍長的意見怎樣？

賴：我的意思？我的脾性是最壞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

歐：啊！歐軍長不要開玩笑吧！我覺歐軍長很滑稽，歐軍長的脾性……

賴：啊！醜極！壞極！

衛：歐軍長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賴：我說的意思？啊！沒有意思！我從來不管什麼意思不意思，老實說，我的脾性和火柴一般容易發火；爲了一句不大重要的話，我就會喊打喊殺。前天和士兵們吃飯的時候，他們想多吃一片肉……

衛：歐軍長和士兵一同吃飯嗎？

賴：（自知失言）不，不是和士兵……

衛：那爲什麼？

賴：是的，我有時會和士兵們吃飯，想試一試他們的口味。（狂笑）

衛：（自語）這人真粗魯！

賴：你想說什麼呀？小猴子。

衛：什麼小猴子！

賴：是的，小猴子，小猩猩，這都是我慣說的「口頭禪」，也是同事們喜歡拿來開玩笑的稱呼。你聽我說，昨天晚上，我們吃東西的時候，還有一個叫做「大塊頭」呢，那末，你也叫做「大塊頭」吧！

衛：我？

賴：是的，你可以叫做「大塊頭」，你很容易明白……啊！我們玩紙牌的時
候還有趣呢，他們背地裡叫我做傻子，我忿怒了，跳起來，一把抓着他
的肚子，一拳打過去……（動手動脚，向精衛打去）

衛：（一把推倒賴在地上）

賴：（倒在地上）嗚，哎嗚……

最後一節（歐方陶，賴蒙年，高定祖，高精衛）

歐：（與高同進，把賴踢了一腳）糊塗東西！

賴：（生氣）你怎敢打我？

衛：（驚叫）爸爸！

高：（向賴）怎樣你竟敢打起軍長來了，你不怕受罰嗎？

歐：（喝賴）立正，不要臉的傢伙，你到底在這裡搗什麼鬼？（賴垂手立正）

正

高：（詫異地）這是怎麼一回事？真是莫明其妙！

歐：笑劇做完了？

衛：笑劇？

歐：是的！是我叫他穿上我的軍裝，扮演這幕滑稽劇，請你們原諒我，同時，我極高興你們在我家裡住宿，因為你們兩位都是很有禮貌，很有身份的貴人。

高：歐軍長真可謂頂滑稽的人了，不是頂聰明的人，也不明白賴軍長的滑稽呢！

歐：（握着高的手）高先生，你的誇獎我真的當不起，只要你不怪責我就好了。（轉向賴）畜牲，你真會得罪人。

賴：軍長，我不幹了。

歐：不許多講，我要罰你監禁十五天，做苦工。

賴：（乞憐的樣子）

高：饒恕他吧！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

衛：是的，歐軍長，寬恕他吧！

賴：（向高及衛）你們真是好人。

歐：（向賴）少說廢話……

賴：（立正候命）

歐：好，這次我饒恕你，但下次如果是這樣，我要加倍的處罰你，明白了麼
賴：軍長，明白了。

歐：你去預備那兩間客房吧！要打掃得整齊潔淨，招待兩位先生休息。

賴：（操着軍步下）

高：（微笑）這家人真古怪。

歐：（厲聲罵賴）鬼鬼祟祟做什麼？畜牲！

賴：（到了門口，轉身呆呆地一鞠躬）軍長，是的！

——幕急下——

糊塗軍令

(獨幕諧劇)

余秉昭作

人物：

安蒙多——團長。

安品方——安蒙多之父。

賴匪祿——勤務兵。

加祿——僕人。

佈景：

一間華美的睡室，左邊是通到隣室的一扇門，門有鑰匙孔。

第一節 (安蒙多)

(晚上十一時，安手中拿着一封信，在右側門鑰匙孔向內窺視)

安：

(自語) 爸爸在寫字，還沒有睡覺。(拆信，唸) 「親愛的安蒙多，

十年沒有見面了。我剛從美洲回來，今晚十二時，務請駕臨安樂園茶室一叙。何理德啓」啊！原來是何理德，想不到十年闊別的老同學，還沒有忘記我。(藏信入袋裡，無意地將信跌在地上，却没有發覺) 但是，現在已經夜深了，假如爸爸知道我深夜外出，一定要責罵我的。假如不去赴友人的約，又失了朋友的交情，怎麼辦呢？(尋思) 呀！有了

，這樣吧！我假裝發怒，使得爸爸過來看我，我再用方法使得他不再和我說話，以後他回房間去，就不會再來看我的了。（用拳頭亂敲桌子，大聲叫喊）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們都不理我！

第二節

（安品方，加祿，安蒙多）

方：什麼事？

安：火爐的火熄了，開水又沒有，真氣煞人！

方：用不着發脾氣呀！爲什麼不叫僕人生火和燒開水呢？（高聲喊）加祿

，加祿。

加：（上）先生，有什麼吩咐？

方：火爐熄了，快去生火，燒開水來，你懶得什麼都不會做了。（加走到火

爐邊加煤）

安：（走到書桌前）是誰把我的書桌弄得亂糟糟的。

方：沒有誰進過你的房間呀！

加：（自語）看情形他一定又想拿什麼來出氣了。

安：（對加）你在喃喃地說什麼？

加：團長，我沒有說什麼。

安：快去拿開水來。

加：水還未滾呢！

安：那末，快滾開。

加：是的，我去了。

（自語）我不滾開，還要吃你罵呢！

安：又在說什麼？

加：沒有什麼，我去燒開水。

方：安蒙多，聽我說，你少發脾氣。

安：我不要聽你的說話。

方：你對父親的態度是這樣放肆嗎？

安：我愛怎樣做，便怎樣做。

方：豈有此理，你這忤逆的兒子，連父親也不放在眼裡，我要回自己房裡去，不願再見你的面。

安：你不見我的面更好。

方：真可惡，忤逆子，你對父親也這般沒禮貌，怎能教育你的部下和士兵有禮貌。

安：（固執地）你不必管我怎樣教士兵……

方：不許再說，我想你是瘋了，說出這麼大逆無道的話來。（怒氣沖沖下）
安：（懺悔地）我原不該這樣子對待爸爸，我的確太無禮了，太傷爸爸的心了……不過，今晚我無論如何都要去會晤何理德！明天再求父親寬恕吧——青年人要做一件事情，真是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攔阻得住的。（敲門聲）進來。

第三節 （安蒙多，顧匪祿）

賴：（進室內，敬禮）

安：你是誰？（打呵欠）

賴：是我，先生。

安：啊！顧匪祿，原來是你。什麼事情？

賴：特來報告一件事情。

安：好，你等一會，我換過衣服就來。（下）

賴：是的，團長！（自語）外面的天氣真冷呀！我跑了幾個鐘頭，尋找團

長，跑到東，說他在西，尋到李家，說他在張家，跑得我上氣不接下氣

安：（上，打呵欠）顧匪祿，你這個時候來找我，有什麼要事？

賴： 軍長准我回家探親，所以特來報告。另外，副官託我帶一封信給你。

安： (拆信) 這是三個月的報告單，爲什麼他自己不來？

賴： 他不能來，因爲前日跌傷了腿。

安： 傷得很厲害嗎？

賴： 傷得發腫起來，像大象的腿一樣大。

安： 有敷藥嗎？

賴： 是的，敷過跌打酒和樟腦油。

安： 吃過什麼藥嗎？

賴： 我不知道。

安： 混帳，你是服待他的，爲什麼不知道。糊塗。

賴： 副官辛苦得很，吃了許多種藥。

安： 還有什麼新聞。

賴： 沒有什麼新聞。團長，我的請假單是限定日期的，明天早晨我就要動身了。

安： 你很高興回家去吧！

賴： 是的，很喜歡。

安： 家裡還有朋友嗎？

賴：沒有，家裡沒有什麼朋友了。

安：你從前的朋友呢？

賴：不要說起，我從前有錢的時候，許多人都要和我做朋友，千方百計，誘我去花錢，弄得我兩袖清風了，就個個都離開我了。還要冷眼看我呢。真是一富在深山有遠親，貧窮對面不相識——！

安：（從鑰匙孔向內窺，自語）啊，爸爸還沒有睡呢！他還在發怒。一會兒他還會來看我的。如果我出去了。他不見我在床上，更要責罵我了。

賴：團長，我回去了，還有什麼吩咐嗎？

安：沒有了。

賴：（敬禮）再見！（下）

安：（偶然想起）賴匪！賴匪！

賴：（回到安前）團長，有什麼吩咐？

安：你會作鼾嗎？

賴：（不明白）什麼？

安：（微笑）就是一個人睡着的時候，發出的鼻鼾呀！

賴：鼻鼾？我會，我睡着的時候，鼾最響。

安：你試做給我看。

賴：在官長前作駢聲？這是失禮的，我不敢。

安：是我叫你做的，聽命吧！違命便要吃軍棍呢！

賴：我只得遵命了，（裝鼻駢聲）。

安：好！可以了，你到床上去睡覺。

賴：叫我回去睡覺嗎？

安：不！

賴：那末，到那裡去睡呢？

安：到我的床上去睡。

賴：我是一個小兵，怎能睡在官長的牀上？

安：聽命吧！不然，便要吃軍棍了。

賴：這是軍法不許的。

安：告訴你，我現在要到軍政部公署去。

賴：半夜三更，到公署去做什麼？

安：（微笑）不是到公署，是到安樂園茶室。

賴：到茶室去？

安：混帳，你不要管，也不要問。（從枕下拿出一頂帽子）

的床上去睡着。

戴了帽，上我

賴： 在官長的面前，我不敢脫衣服。

安： 那末，到帳子後面去吧！

賴： 好吧！（到帳子後面，脫衣，上床）

安： （戴手套，穿大衣，在鏡子面前修飾，然後開抽屜，拿錢袋。）十年不

見的朋友，一定要我掏腰包做東道主。

賴： 先生，我睡到什麼時候呢？

安： 你躺着，倘若那邊的門開了，你該發出鼻鼾聲；或者僕人拏什麼東西來

，你也一樣，千萬不要動，也不要說什麼話，懂得嗎？

賴： 懂得！懂得。

安： 你要等我回來以後才好回去。不然，要受處罰。

賴： 知道了。

安： 再見！（下）

賴： （望着安去後，自語）管他許多，我乾脆睡一覺吧！這古怪的命令，真

教人莫明其妙，當兵的就是這樣，做傀儡一般。（腳步聲）啊！有人來

了。（在床上躺好，裝鼻鼾聲。）

第四節

（加祿，賴匪祿）

加：（拿水壺上，向床上說）團長，開水拿來了，還有別的分咐嗎？

賴：（鼾聲如雷）

加：他睡着了，好吧！我也得安歇了。（下）

賴：（起床，走到桌邊，拿開水沖牛奶）啊！這該是我享用的吧！（坐下，把旁邊一包瀉鹽當作白糖，和在牛奶裡一飲而盡）啊！怎麼有些異味？（聞脚步声，趕快跑回床上躺着）

第五節（安品方，賴匪樣）

方：安蒙多，你睡覺了嗎？

賴：（鼾聲）

方：安蒙多，你剛才那麼吵吵嚷嚷，是不是身體發熱？要不要請醫生？

賴：（鼾聲）

方：（自語）他平日的行為不是這樣乖張無禮的。（對賴）安蒙多你醒來吧

！我要和你說話呢？

賴：（鼾聲）

方：奇怪，安蒙多的鼾聲不是這樣的。（大喊）安蒙多！

蔡：（鼾聲）
方：這不像安蒙多，（大聲問）你是誰？
賴：（鼾聲）
方：（大聲）你是誰？你再不起床，我就要叫警察來了。
賴：（驚叫）使不得，使不得！
方：（驚叫）啊！你是誰？加祿，加祿！（到門口大聲喊）

第六節（加祿及前人）

加：（上）老爺，什麼事？
方：（指床上）不曉得是誰睡在安團長的床上。
加：（走近床前）你是誰？是來偷東西的嗎？
賴：不是！
加：你到底是誰？快說。
賴：我……我不能說。
加：爲什麼不能說？快滾下床來。
賴：我只穿短袴，怎好下床？

方：你是誰呢？爲什麼睡在我兒子的床上？

賴：是安團長叫我睡在這裡的。

方：安團長呢？

賴：他到軍政部公署去了。

方：什麼？這時候到軍政部去？

賴：是，他這樣對我說的。

方：啊！怪不得他剛才那樣子暴躁了。大概一定是有什麼重要軍令了。（拾起地上的信，讀信）——親愛的安蒙多，十年沒有見面了，我剛從美洲回來，今晚十二時，務請駕臨安樂園一叙，何理德啟——豈有此理，什麼軍政部，完全是慌話，他去安樂園會見朋友是真的。

賴：恐怕是會見什麼重要的人物吧！

方：混帳東西，深夜去會朋友，必定沒有什麼好事。

賴：怎麼罵人混帳東西？

方：這個不孝的兒子，對朋友就曉得三更半夜去赴約，對父親却這麼無禮，

真是把我氣壞了，（向賴）你可以替我去安樂園找他回來嗎？

賴：可以的，不過……嗚！我現在肚痛得很。（作肚痛狀）

方：爲什麼？忽然會肚痛的？

賴：是的，肚痛，我要上廁去。
方：趕快去吧！（賴下）我也得休息一會。（與加同下）

第七節（安蒙多）

安：（悄悄地上）沒有什麼動靜，大概爸爸還未知道我外出吧！噫！爲什麼不聽見賴匪祿的鼾聲？（近床輕聲）賴匪祿，賴匪祿，（仔細一看）啊！賴匪祿不見了。

第八節（安品方，賴匪祿，前人）

方：（怒視安）安蒙多。
安：爸爸！
方：你去那裡來？
安：我沒有到什麼地方去。
方：（遞信給安）你看這封信。
安：（惶恐不安）爸爸！寬免我吧！
方：儘管和朋友來往，父親的話也不聽了。

安：爸爸！是我一時之錯，請寬免我吧！

賴：（上）圓長！

安：你這笨東西，我要重重的處罰你。

賴：不是我的過失，請問這位老先生。（指方）

方：是的，你不應責罰他，因為他是無罪的。

賴：你還應感謝我呢？

安：爲什麼？

賴：我替你把桌上有毒的東西吃去了。

安：我桌子上有毒的東西？

賴：你還不知道呢！你的牛奶變壞了，我吃了之後，剛才肚子痛，去瀉了一次大回。

安：（走近桌前，發見包瀉鹽的紙）傻瓜，你把一服瀉鹽放在牛奶裡一起吃

了呀！（衆人大笑）

——幕下——

新青年戲劇叢書

第二輯

忠 僕	(三幕宗教劇)	莫希功譯述	\$0,50
至性化元兇	(三幕教育劇)	何心源譯述	\$0,50
天下父母心	(三幕教育劇)	殷士改編	\$0,80
對 話 錄	(慶祝進教之佑聖母瞻禮適用)		
		鄧青慈等著	\$0,80
金 翅 鳥	(二幕歌劇)	梁丞夏譯	\$0,80
爲善最樂	(三幕兒童劇)	傅玉棠譯	\$0,50

本叢書計分宗教劇、教育劇、諧劇、歌劇……等，各書在道德觀念上，都曾經過一番縝密的檢定，適合各校劇團上演。每月出版一種，預購全輯（十二種）連郵特價四元。

種七第 · 輯二第

集劇諧慕獨

1. Dopo una sbornia.
2. Ufficiale per un quarto d'ora.
3. La consegna è di russare.

版出日一月七年九四九一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著者：王湧·余秉昭
出版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者：慈幼印書館

訂閱及總辦事處：
澳門：高樓下巷三號

角五售實本每

協鍾：者對校書本

T13 - 1/0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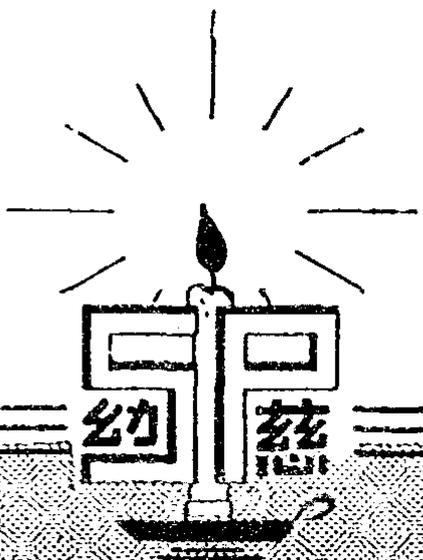
4303527.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24
26002D
(2)

青年戲劇叢書

13



澳門慈幼印書館出版